

梁启勋

稼轩词疏证

[宋]辛弃疾 / 著

梁启超 / 辑 梁启勋 / 疏证

李志强 / 标点

文集

梁启超、梁启勋

兄弟合作

收录辛词

六百二十三首

开创词集

编年笺释之法



- 曼殊室随笔
- 词学(外二种)
- 稼轩词疏证

梁启超于1928年撰写辛弃疾年谱，拟将稼轩词系于年谱之中，后因其患病去世而中断。梁启勋“继伯兄未竟之业”，对稼轩词进行疏证，终成此书。

梁启勋文集

稼轩词疏证

[宋]辛弃疾 / 著

梁启超 / 辑

梁启勋 / 疏证

李志强 / 标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稼轩词疏证/(宋)辛弃疾著;梁启超辑;梁启勋疏证;李志强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11

(梁启勋文集)

ISBN 978-7-5325-9804-5

I. ①稼… II. ①辛… ②梁… ③梁… ④李… III. ①宋词-选集 IV. ①I222.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21338 号

梁启勋文集

稼轩词疏证

[宋]辛弃疾 著

梁启超 辑 梁启勋 疏证

李志强 标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5.5 插页 6 字数 343,000

2020 年 1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100

ISBN 978-7-5325-9804-5

I·3531 定价:7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梁启勋先生像

稼軒詞卷一

宋 歷城 辛棄疾 幼安

新會梁啟超輯 梁啟勳疏證

念奴嬌

書東流村壁

野塘花落。又匆匆過了清明時節。剗地東風欺客夢。
一枕雲屏寒怯。曲岸持觴，垂楊繫馬。此地曾輕別。樓
空人去，舊遊飛燕能說。聞道綺陌東頭，行人曾見，
簾底纖纖月。舊恨春江流不斷，新恨雲山千疊。料得
明朝尊前重見，鏡裏花難折。也應驚問近來多少華
髮。

前 言

梁启勋（1876—1965），字仲策，号曼殊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幼年就家学，1893年入康有为万木草堂，1895年进京，结识夏曾佑、谭嗣同等人。1896年赴上海，任《时务报》编辑。1902年就读于震旦学院（现复旦大学前身），1903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毕业后到日本任《新民丛报》《国风报》编辑。

辛亥革命后归国，1912年任《庸言》杂志撰述，翌年任《大中华》杂志撰述。1914年，他任北京中国银行监理官，又任币制局参事。1926年任司法储才馆总务长兼会计。1932年2月，赴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任讲师，后又于北京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任教。

1951年，梁启勋与章士钊、康同璧、齐白石等28位各界著名人士一起，成为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此外，他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梁启勋是梁启超的长弟，两人为一母所生。他前半生基本追随长兄，各项活动大都受其领导或提携。辛亥革命后，他随兄回国，代为会客、出纳、管理寓中诸务，成为任公的大管家和得力助手。1913年，梁启超准备竞争责任内阁，梁启勋以政争险恶，苦谏长兄定居天津。1914年11月北京南长街54号寓所院建成，他专门留出10间房供兄长居住。1924年，任公夫人李蕙仙逝世，梁启勋操办丧事，山居两月，圻内“一砖一石，都经过目”。2012年10月，一批与梁启超和梁启勋有关的文物档案公诸于众，共有梁启超信札241通，其中梁启超致梁启勋书有226通，可见兄弟感情之深。

梁启勋积极参与近代政治与社会活动。早期参与《时务报》《新民丛报》活动，为维新与革命活动张目。戊戌变法失败，梁启勋组织掩

护康、梁等家属逃离，后被戏称“家属队长”。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莲珊）与蔡元培等联名反对慈禧改立大阿哥，在澳门被捕。为营救经元善，梁启勋曾在澳门法庭为其作证。留美期间，他协助康有为处理保皇会经济事务。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梁启勋曾赠金千元给被捕学生。其二子三女全部参加革命。在梁启勋的支持下，解放战争后期，南长街寓所转移大量进步人士到解放区。1948年冬，北京围城，也做过一点地下工作。但梁氏以为“卑不足道”。

梁启勋的存世著作，涉及多个领域。有经济类文章，如《中央银行制度概说》《梁启勋拟对于整理辅币之意见书》；有回忆性文章，如《“万木草堂”回忆》；还译有《血史》《世界近代史》《社会心理之分析》。有词集《海波词》传世。梁启勋的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词曲研究的专著，最能体现其学术水准，代表性专著主要包括《曼殊室随笔》《稼轩词疏证》《词学》《词学铨衡》《中国韵文概论》。

《曼殊室随笔》是梁启勋1926年至1946年的读书随笔。“曼殊室”是梁启勋书房名，吴德潇（小村）光绪丙申年（1896）冬以隶书题写。“曼殊”是佛教词语，意为“妙吉祥”。该书分为《词论》《曲论》《宗论》《史论》《杂论》五部分，内容涵盖文、史、哲领域以及语言、教育、建筑、地理环境、心理学、生物学诸多方面。其中《词论》《曲论》主要涉及文艺部分，内容包括作品整理、欣赏、创作、研究心得、文人轶事等，既有对故事的勾稽，也有理论的阐发。词、曲是其记述重点，对词曲的韵、调与发展轨迹着力较多。《宗论》除对清、民社会评论外，主要涉及考证、评价、感想等。《史论》多为历史事实的勾稽、连缀、排比与评论。《杂论》则为文、史、哲三科的综合。此外，还记载了梁启勋的经历与时局观感，他与民国一些闻人的交往，对民国历史、文学研究均有一定价值。

《稼轩词疏证》一书的缘起，是梁启超于1928年夏着手撰写辛弃疾年谱，并拟将稼轩词系于年谱中，后因梁启超患病和去世而中断。梁启勋决定“继伯兄未竟之业”，对稼轩词进行疏证。从1929年10月

开始属稿，于当年12月完稿，体例上明显体现出兄弟二人合作的特征，每首词下，先列校记，包括梁启超校勘及梁启勋补校；次为考证，包括梁启超考证和梁启勋案语。该书考证详赡，实际上是第一次对稼轩词进行全面的系年与系地的整理研究；抑且搜罗宏富，将宋四卷本、信州十二卷本及辛敬甫从《永乐大典》辑得之补遗集合詮次，并于《清波别志》辑录一首，共收稼轩词六百二十三首。这与六十多年后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的六百二十九首之数相比，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了。

《稼轩词疏证》之后，梁启勋于1931年5月又完成了《词学》一书，如果说前书是作者与亡兄合作的古籍整理之作，未脱出传统学术的窠臼的话，后书就是作者在词学研究领域内的开创性著作，是他努力革新中国传统学问的一个尝试。他在《词学》总论中说：“学问递嬗，遂成进化。韵文亦学问之一种，自不能外此公例。”谈到元曲时他认为曲“移宫换羽，可以变化无穷，此则韵文之大进化矣”“曲有衬字而词则无，此曲之所以为进化也”，皆是以进化的观念来考察词的发展变化及其在中国文学长河中的地位。梁启勋在《词学》成书之后，马上就投入《中国韵文概论》的撰写中，这是他把自己在词学研究中的得出的规律和结论应用到整个中国韵文史研究的又一个尝试。该书以文体为纲，以作家作品为纬，着重表现韵文各体之演变及其关系，贯穿着进化和发展的观点。以这种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流变，一方面当然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变易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作者接受西方教育、受西方科学中的进化观念的影响有关。虽然这些观点的运用在今天看来近于机械，但这种融合中西学问的开创之功还是非常可贵的。《词学铨衡》成书于1956年，时间最晚，内容上是对《词学》和《中国韵文概论》的浓缩和简写，带有入门教科书的性质，在那个时代也自有其文学普及的价值。

梁启勋的著作，今天的读者如果想要阅读，版本不易找寻，阅读亦复不便。故我们将上述五种著作整理出版，合为《梁启勋文集》。所

用底本为：《曼殊室随笔》，1989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影印1948年上海中正书局排印本；《稼轩词疏证》，1977年台北广文书局《国学珍籍汇编》影印梁氏曼殊室刻本；《词学》，1985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京城印书局排印本；《词学铨衡》，1964年上海书局排印本；《中国韵文概论》，1938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词学铨衡》《中国韵文概论》与《词学》合为《词学（外二种）》一册。简体横排，并加以新式标点，以飨读者。限于学识水平，整理时难免有错讹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李志强 段双喜

2020年8月

凡 例

一、原书为繁体竖排，今改为简体横排，采用规范的标点符号，以便读者阅读。

二、原书异体字、俗字等，除因文意原因酌情保留外，径改为规范汉字，不作另外说明。

三、词作标点一仍原书，以作者所遵行的韵、叶、句、逗为标准，而非以词意为标准。标点符号形式上加以改变以符合现代阅读习惯，如原书字右侧或字间所加之记号，均按现行句号、逗号、顿号标点。偶有不妥者，依词律订补。

四、每首词之下，先录梁启超及梁启勋之校勘，次录梁启超之考证，又次为梁启勋之案语。个别校记顺序，据词作上下句顺序略作调整。

五、原书对引文有所省改、删并，或仅概括大意，凡不影响文意者，不作校改。并仍加引号，以明起迄。

六、明显错讹误植者径改，必要时出按语予以说明。

林 序

自渔洋尊诗抑词，奉其说者，或不免有所轩輊。顾其故亦可得而言焉。周美成词，所谓无美不备者，然如“强整罗衣抬皓腕，更将纨扇掩酥胸。羞郎何事面微红”“爱残朱宿粉云鬟乱。最好是、帐中见”“兰袂褪香，罗帐褰红，绣枕旋移相就。海棠花谢春融暖，偎人恁、娇波频溜。象床稳，鸳衾漫展，浪翻红绉”，此类艳辞绮语，集中到处可见。刘融斋谓周词“旨荡”，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至于屯田、乐章之流，尤喜揣摩床第、描述中萼。骨格不存，益无足道。大抵词家以托言比赋，无事检束，举凡侧媚靡曼之辞，不可入诗者，一于词发之。晏元献、欧阳公且有“淡薄梳妆轻结束，天付与、脸红眉绿。断环书素传情久，许双飞同宿”及“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诸语，他更无论耳。忆吾乡王碧栖，有以词人称之者，则怫然曰：“独不可为诗人乎？”碧栖已作古人，此语犹传人口。

今日词学复兴，世之爱重，或有过于诗者。十年以前不尔也。至若稼轩之气象卓犖，一洗香泽脂粉之习，宜其独有千古矣！论者或谓其粗犷，少蕴蓄深厚之旨，或指摘其音律不精，歌麻杂用。张玉田于稼轩即有微词，后人竟谓辛词不可学，是皆非知言者。王静庵谓南宋词人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幼安一人。其推挹也如此。饮冰室好之尤笃，平时谈词，辄及稼轩，盖其性情怀抱均相近。晚乃有《稼轩年谱》之作，遂成绝笔。可伤也！

介弟仲策先生，亦喜攻稼轩词。己巳初冬，始有《疏证》之作。岁暮脱稿，所收都凡六百廿三首，分卷六。以视信州本之五百七十二首、吴文恪所收宋四卷本之四百廿七首，此编为最富矣。书既成，属

余为之序。

按稼轩词行世者，今日通行刊本即所谓信州十二卷本。此本宋刻不传，元大德己亥广信书院重刊，明万历间刊行之李濂评点本，亦即十二卷本。毛氏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所收稼轩集，虽是四卷，而编次与万历本同，其祖本亦信州本也。嘉庆间万载辛敬甫刻稼轩词，即据毛氏本。近日王半塘所刻稼轩词，则翻刻元大德本，皆属十二卷一系。外此者，宋刻有长沙本，宜春张氏本，皆不传。《永乐大典》引稼轩词，经法梧门录出，辛敬甫据以刻《稼轩词补遗》，朱古微收入《彊村丛书》者，其佚词有廿余首皆他本所无，此又别为一本，入明以后，乃失传耳。至《宋史·艺文志》及马端临《文献通考》著录稼轩词四卷本，则传世绝少。明吴文恪（讷）之《唐宋名贤百家词》所收稼轩集，分甲、乙、丙、丁四卷，与汲古阁四卷本异，饮冰定为即《文献通考》著录之四卷本，有二十阙为信州十二卷本所无。稼轩词集本，当以此为最古。近武进陶氏刻宋元本词集，其稼轩词三卷，为宋淳熙本，盖与吴氏同一祖本，而缺其一卷耳。饮冰之作《稼轩年谱》，即以得见吴本每卷所载，略具编年之意，可由此而知其作词之时代。《年谱》中所考证，即为稼轩词编年之准备。仲策此作，可谓能继饮冰未竟之业，而补苴订正之功尤不可没。惜乎饮冰之不及见也！

仲策所疏，如《感皇恩·滁州送范倅》词，据《南宋文范》周孚《滁州奠枕楼记》，证明稼轩莅滁任，在乾道八年；《满江红·贺王帅宣子平湖南寇》词，引史王佐破陈峒事，在淳熙六年四月；《满庭芳》“和洪景伯”及“游豫章东湖”三词，引景伯词集《盘洲乐章》，证明在淳熙八年辛丑；《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引《南宋文录》洪景卢所作《稼轩记》，证明淳熙十一年甲辰稼轩在湖南；《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词，据景卢《稼轩记》及辛敬甫编《稼轩年谱》，证明带湖新居落成于淳熙十二年乙巳，并知移帅隆兴府乃在十二年；同调《送赵景明知县东归》引《历代诗余》赵和章及丘宗卿和章，知淳熙十一年甲辰冬初稼轩独在湖南。又稼轩落职家居之年，《宋史》本传失

载，辛敬甫《旧谱》罢官在戊申，饮冰推定为丙午丁未间，仲策根据《西河·送钱仲耕自江西漕移守婺州》一首，有“对梅花、更消一醉”句，知必在冬日，而乙巳冬之《菩萨蛮》有“霜落潇湘白”之句，知乙巳犹在湖南，又据洪景卢《稼轩记》证明稼轩乙巳在湖南，则江西送钱仲耕之作必在丙午冬（饮冰以为乙巳作），是冬稼轩尚在江西安抚任，则落职必为丁未无疑。《清平乐·寿信守王道夫》词，据钱士升之《南宋书》，王道夫淳熙进士，又《南宋文录》亦载道夫淳熙中登进士，卒于绍熙中，证明《广信府志》绍兴初出知信州之误，绍兴稼轩尚未生，当是误“绍熙”为“绍兴”。《醉翁操·赠范廓之》题中“今天子即位”云云，疏证引绍熙元年刘光祖奏章，与本题语意吻合，定为此词必为光宗绍熙元年庚戌作。《水调歌头·席上用黄德和推官韵寿南涧》词，疏证引《南涧诗余》有《水调歌头》一首，题“席上次韵王德和”，与稼轩所和者韵正同，知即此人，稼轩作“黄德和”，南涧作“王德和”，知必有一误。又据《水调歌头·送杨民瞻》裘字韵、《水龙吟》些字韵，推知瓢泉别馆乃成于徙居铅山之前。据《千年调·赋苍壁》《蓦山溪·停云竹径》《南歌子·开新池戏作》《六州歌头·得疾小愈》等阕，得考知瓢泉亭馆之结构。又如遣姬止酒诸作，及元日投宿博山寺之《水调歌头》、别澄上人之《浣溪沙》等词，并得知稼轩之性格。书中创获类此者，多不胜数，读者当能详之。

夫词学原无关考据，然不读《渚山堂词话》则不知刘改之《沁园春》“绿鬓朱颜”一阕，乃为代寿韩平原之作；不读《耆旧续闻》，则不知陆子逸《瑞鹤仙》“脸霞红印枕”一阕，乃为宗子侍人盼盼者而作；不读《清容居士集》及戴表元《剡源集》，则张叔夏征招“秋风吹碎江南树，石床自听流水”一阕，不知袁伯长之果然善琴（《元史》袁桷本传不云其能琴）；不读《雪窦寺志》，则叔夏《台城路·游北山寺》词，竟不辨所访为何人。不读《知稼翁词》所系本事，则不知《菩萨蛮》之“玉人依旧无消息”词，乃怀汪彦章而作；《青玉案》之“邻鸡不管离怀苦。又还是、催人去”一阕，乃应召赴行在，不得于当路而

作；《好事近》之“湖上送残春”一阕，乃为秦益公所扼，罢归离临安之作。又如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载有陆放翁“飞上锦裯红皱”之句（此词放翁集不载），遂于《南园阅古泉记》之外，平添一重公案。杨升庵《词品》收入朱淑真“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句（欧阳永叔词混入朱集），遂使《断肠词》蒙白璧微瑕之讥。是知征证与辨核，二者盖不可偏废。自非广摭故实，则原委莫明，词意或无由领解，亦赖参考互勘，庶歧闻异说不致泛涉而失真。郑叔问跋校本《清真集》，至谓词有笺释转为赘疣。此殆有激之谈，非以为考订之作，遂可不讲也。

仲策此作，大之足以补史传方志所不备。次之则稼轩生平、志业、遭际、出处、踪迹俱略可悉。而集中唱和之作，互见他集者，亦复搜集备列于篇，资参究焉。读兹编，恍然如与前人几砚相接，譬欬相通，其愉佚酣适、狂歌痛饮、慷慨郁勃不平，举可于词中遇之。循文抚迹，历历在目，若稼轩未尝舍我辈而去也者。乌乎！文字之为用，岂不伟哉！

词之有疏证著于世者，盖寥寥耳。仲策之作，以视江宾谷之《山中白云词》《蘋洲渔笛谱疏证》，足以鼎足而立，有过之而无不及。今人辽阳陈君慈首，补辛敬甫所撰《稼轩年谱》，又闻有《稼轩词笺》之作，余惜未获见。果其书之已成，则仲策为不孤矣！

辛未清明前一日闽县林志钧识

稼轩词疏证序例

人之思想变化，每与时代及环境为因缘。若作品不编年，则无以见其迁移之痕迹。稼轩先生词品，上承北宋之正声，下开南宋之别派，雄风杰调，横绝一时。在文学上之地位，自足千古。但传世词六百数十首，坊本皆以调为别，无时代性。伯兄久欲为之次第，然全集词题之有甲子，及词句中略有年代可追求者，不过四十余首，尚不及十分之一，颇感困难。初欲以地为别，循先生宦游之足迹为先后，分建康、临安、滁州、豫章、湖湘、带湖、三山、瓢泉、会稽、京口十项目。此法似甚便，然地有重至者，如建康、豫章、带湖是也。若用空间则失时间，仍非本旨。

戊辰之夏，伯兄尝用武进陶氏涉园景宋淳熙三卷本，校临桂王氏四印斋景元大德信州十二卷本竟，并随笔写考证数十条于信州本之眉。秋九月，始属稿著《先生年谱》，原拟谱成而后编其词，继又获见明吴讷《唐宋百家词》所收之四卷本，甲集乃先生门人范开辑，有淳熙戊申元日之序文。从知甲集词皆先生四十八岁以前作品，最为确据。乙集不知何人辑，然据伯兄钩稽所得，无闽中词，知是成于绍熙辛亥。丙、丁两集颇乱杂，通各时代皆有，但无浙东词，知是成于嘉泰辛酉。伯兄谓四卷本所收词截止于庆元庚申，似有误。因丙集有辛酉生日前两日之《柳梢青》词一首，知是截止于辛酉。因即以此为依据，将各词系于谱中，而加以考证。岂意谱尚未完，而病猝发，竟以不起，所志中断。

启勋不自揣其鄙陋，继伯兄未竟之业，将宋四卷本、信州十二卷本、并辛敬甫从《永乐大典》辑得之补遗，集合而詮次之，去其误入与重出，得词六百二十二首。又于《清波别志》辑得一首，共为六百二十三首。是为先生传世词之总数。虽其中有一二首曾发生真伪之辩，但

未得有力之反证，自不容否认。于是专从并时人之诗文词集觅证据，以推求年代，结果尚不负初志。十月十九日始属稿，于每首之下，先录饮冰室校勘，与《历代诗余》之异同，则为启勋所校。次录饮冰室考证，又次为启勋之案语。其间有因伯兄翻检未周、考证不甚正确者，则修正之；未备者，则补充之。名曰《稼轩词疏证》。词取断句，悉依万氏《词律》分韵、叶、句、豆，韵与叶用圈，句则加点于字旁，而豆则加点于字间^[1]。凡此符号，则为心之所裁。全集分为六卷，以年为序。卷一、卷二为淳熙丁未以前词，卷三为戊、己、庚、辛四年间词，卷四、卷五为壬子至辛酉之十年间词，卷六则为壬戌以后四卷本所未收之词。每卷于目录之先，标出年与岁及所在地，用存伯兄以地为纲之意云尔。

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启勋记

伯兄尝语余曰：“稼轩先生之人格与事业，未免为其雄杰之词所掩。使世人仅以词人目先生，则失之远矣。”意欲提出整个之“辛弃疾”以公诸世。其作《辛稼轩年谱》之动机，实缘于此。所志未竟，而遽戛然，可为深惜。余不文，不敢为先生作传。且每见古人之传，总不免有作者之主观语，难得真相。盖有时因行文之便，此病最易犯也。今但列举客观之事实，以供读者之想象。虽只区区十条，似亦可以表现先生之全人格矣。

启勋又记

稼轩先生之特殊性格

一、先生乃一热烈之爱国者，且具规复中原之大计画。读《请练

[1] 按：本次整理，韵与叶用“。”表示，句用“，”表示，豆用“、”表示。

民兵守淮疏》《美芹十论》《九议》《应问》诸文可见。见辛敬甫之《稼轩集钞存》。

二、先生乃一勇敢之强健男儿。二十二岁，率部曲二千投耿京。《鹅湖夜坐》诗云：“昔者戍南郑，泰山郁苍苍。铁衣卧枕戈，睡觉身满霜。”二十三岁，赤手缚张安国，献俘于临安。洪景卢《稼轩记》云：“齐虏负国，辛侯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十万众中，如挟兔兔。束马衔枚，由关西奏淮，至昼夜不粒食。壮声英概，儒士为之兴起，天子为之动容。”

三、先生作事敏捷，且勇于负责。大計畫虽不见用，然有机会辄为地方造福。如苏、滁州民于兵燹之余（见周孚《奠枕楼记》），平江西、湖南之余，实其仓廩（见《宋史》及《朱子大全集》）。为福州府藏积镪至五十万缗，充其府库（见《宋史》）。凡此数事，皆以极短时间而奏大效者。至于创立湖南飞虎军垒，尤见伟业。当时因此事而弹章纷上，至降御前金牌，令即日停工。先生乃受牌而藏之，严令速工兼作，期以一月成。既成，然后开陈本末，绘图缴进，上始释然（见《宋史》）。

四、先生在官，不猛进亦不苟退。真可谓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卓乎其不可拔。故自二十三岁以至六十八岁，受职四十五年，虽三仕三已，然未尝一度求去，只有帅闽时，因受谤太甚乃请陛见以自明。亦未尝一度召不起。生平弹章数十见，迄不为动。陈同甫之先生像赞曰：“呼而来，麾而去，无所逃天地之间”，最能写先生之真。

五、先生精力弥满，不松不懈。张功甫和先生之《贺新郎》曰：“何日相从云水去，看精神、峭紧芝田鹤”。“精神峭紧”四字，最能得先生神理。

六、先生富于建设性。上饶与铅山两宅，构造皆自出意匠（见洪景卢《稼轩记》及丘宗卿《和汉宫春词》）。不宁唯是，即在传舍之官府，亦复如之。知滁州，则建奠枕楼、繁雒馆（见周孚之《奠枕楼记》）；帅浙东，则建秋风亭（见张功甫《和汉宫春词》题）。